

河邊早晨之一

鄉土文化 劉安明攝影作品欣賞〈3〉

作品導讀／溫秀嬌 協助製作／屏東縣立文化中心

六堆風情



河邊早晨之二

什麼是「六堆」？根據屏東縣政府禮俗文物課提供的資料，今日高屏地區的客家族，當年為保衛辛勤開闢的家園，以抗康熙60年發生之朱一貴事變，所畫地為營並組成之民兵部隊，原來名稱是「六隊」而非「六堆」，後來以「堆」字取代「隊」，是為了避免和政府所組之部隊相混淆。

「六堆」是依村莊地理位置而分為左、右、前、後、中、先鋒六堆，所以現在的左堆是指屏東縣佳冬鎮、新埤鄉一帶；右堆在高雄縣美濃鎮和屏東縣高樹鄉一帶；前堆在屏東縣長治鄉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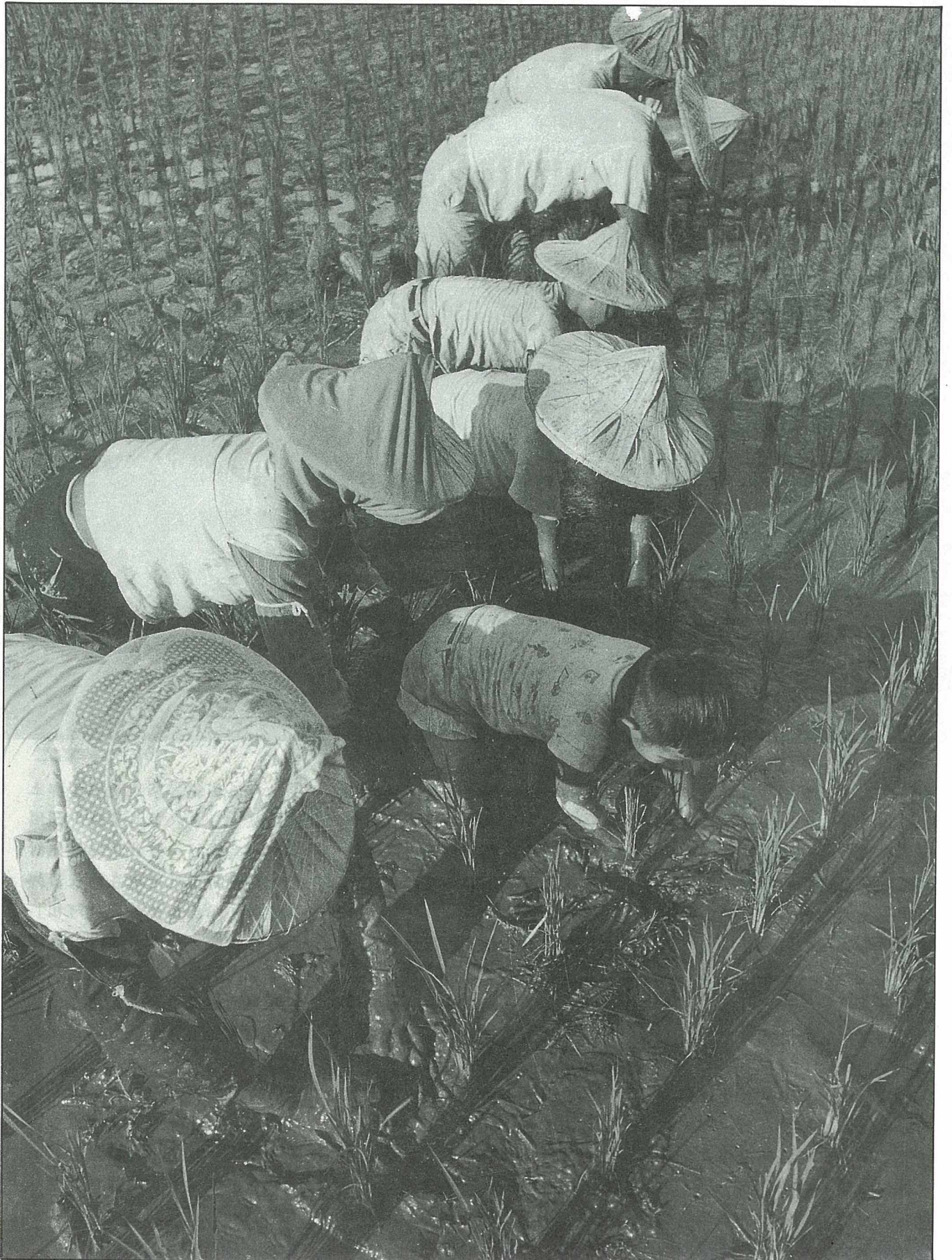
麟洛鄉一帶；後堆在屏東縣內埔鄉一帶；中堆小部份在屏東縣內埔鄉，大部份在竹田鄉一帶；先鋒堆在出產豬脚的屏東縣萬巒鄉一帶。

「六堆」組成之後，村民依貧富比例負擔支持六堆義勇軍，捍衛鄉土，直到和日軍在佳冬步月樓、長治火燒莊做最後生死決戰為止，長達170年。

說到「六堆」，劉安明的太太邱玉美女士臉上就泛起緬懷先祖光榮歷史的榮耀之光，原來邱玉美的曾祖父邱鳳揚曾是六堆的總領，小時候唸歷史課本，上面都有她「阿祖」的名字。

邱玉美說客家人是很愛鄉土的民族，日本人曾為了救平頑固不阿的客家族，曾放火燒整個村子，這個村子就是現在的長治鄉長興村。雖然如此，她「阿祖」還是不投降，後來日軍只好採懷柔政策，贈他一把關刀，且對客家人態度和緩下來。好像也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六堆義勇軍慢慢瓦解了。

也許客家族歷經顛沛苦難，客家村裡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勤儉刻苦，還有敵情觀念。劉安明拍了二組連作，表現「六堆」風情，一組是「河邊早晨」，一組是「除草」。



除草之二(閩南式)



前者表現的是婦女洗衣的情景，其中一張是在鹽埔溪（淡水溪頭），一張攝自林庄溝邊。劉安明說，客家婦女洗衣服大都在二個時候，一是清晨四、五點天濛濛亮時，一是中午休息時間。基於攝影明度他都選中午時候，其中一張前景有個大男人在炊煮飯食，劉安明說「很有意思」，因為在早期客家庄這是司空見慣的，男人不但煮飯也常在家帶小孩，這中間是否隱含有「男主內女主外」？值得玩味。

另一張攝自鹽埔溪，劉安明說他選一部即將涉水的卡車做背景，是想讓畫面更有趣，他回想

拍攝那天的情景，不禁莞爾，原來溪邊的那群婦女，看他這位外地人架起照相機東拍拍西拍拍，忍不住破口大罵，而且罵得很露骨，劉安明佯裝聽不懂，專心拍照，等拍過癮了，才泄泄然走向前去，用客家話說：「細妹呀！說話要檢好聽的講。」結果惹來一陣笑聲，其中一位還以歉然的口氣說：「唉喲喂，你這位小阿哥仔呀！你是客家人怎麼不早講？」

另一組畫作「除草」，劉安明說兩張擺一起是為了做比較，持著小竹仔（名為耘田棍）撐傘者是客家人除草的方式，另一張

大家彎腰跪在水田裡的是閩南人除草方式。

客家婦女為何站著除草？和洗衣服時臉為何都朝外？有人說這正是客家族的「敵情觀念」，因為從長遠歷史看，客家人是個遷徙流離的民族，渡海遷到台灣也一樣，選在山脚下或山窩裡貧脊土地上落脚，與原住民剛開始並不相融和情況下，糾紛難免，突擊戰就常發生，所以養成客家人即使除草、洗衣都隨時準備「逃命」和「抵抗」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主任蔡東源也同意這種看法。

不過劉安明不以為然，他比



幼稚園

高雄縣美濃鎮一所菸樓改建的幼稚園，
菸樓四周環繞著大水溝，
一群小朋友走出來準備放學吧，
外面的空氣好新鮮，
劉安明對著小朋友高喊：
「小囡仔，看這裡，笑一笑！」
小朋友有些乖乖的
露出沒有門牙的牙齒笑著，
有些則一臉孤疑瞪著「魔術箱」，
形成表情不一的有趣畫面。
圖中右方有位背小孩的母親，
大概是來接小孩回家吃飯吧。

較傾向於地理環境使然，因為他
曾在高雄縣六龜鄉問過一位老人
何以站著除草？老人說：「田園
都是山坡地『坎坎坷』（客家語
為高低不平之意），蹲下來要怎
麼除草？」

正因為客家人是站著用腳指
除草，所以視線好，喉嚨也爽利
，所以營造出「客家山歌」來，
劉安明說她們的歌聲嘹亮，歌詞
也很綺麗，他很後悔當年沒用錄
音機錄下來。

有一首客家山歌是這樣的：
「耘田棍子節節烏，耘了一丘又
一丘，耘了一日難過活，唔當同
哥睡一晷。」很豪放吧！